

烟火人间

一棵杏树

■孙琪

老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杏树,树头高过房顶许多,树冠占去了半个院子。春天,杏花开时,密密匝匝的杏花顶在树冠上,如云如霞,美不胜收。那粉白色的杏花花瓣,经微风轻轻一吹,如杏花雨一般落英缤纷,如梦如幻,让人陶醉。

等杏花落去,一树绿叶,满树青杏。等青青稍稍长大些,我们就忍不住每天站在树下揪几颗青杏吃。尽管又涩又酸的青杏吃得我们龇牙咧嘴,但还是忍不住要吃。从开花到杏黄,我们姊妹几个几乎每天到树下抬头观望一番。

杏树已经有30多年的树龄了。

记得小时候,村里没有杏树。每年到了杏黄的时候,都有外乡人开着拖拉机或者小型的农用车,来走村串巷地卖杏子,没有钱的人家也可以用小麦换杏子吃。有一次,我们几个小伙伴听说邻村的果园子里有几棵杏树,便结伴去看杏树。只可惜那果园子用围墙围着,里面还有一条看园子的大黑狗。我们自然没有胆量翻墙而过,只好灰溜溜地回来了。

有年春天,父亲拿着一棵细细的小树苗回来,说是杏树苗。我们姊妹几个都很惊奇,跟在父亲屁股后面问父亲,树苗这么小,什么时候才能长大结杏子?父亲说:“桃三杏四梨五年,得四五年吧!”我们听了,都撇了撇嘴道:“哎呀,这么久才能吃到杏子呀!”

父亲小心翼翼地将小树苗栽在院子里,像照顾小孩子一样照料小树苗,浇水、施肥、松土。到了秋天,小树苗长高长粗了一些。冬天来了,父亲怕把小树苗冻坏,在小树苗的周围码上土块;每码一层土块,就往土块和树苗的空隙里填一层麦草,直到把树苗完全包裹住。我们问父亲树苗也怕冻吗?父亲说:“树苗还小,不禁冻,给它穿个‘厚棉衣’过冬!”

冬天下了雪,父亲把扫起来的雪堆积在穿着“厚棉衣”的树下。到了来年春天,天气回暖,冰雪融化,父亲小心地为树苗脱去厚厚的“棉衣”。给树苗培土、浇水、施肥、剪枝嫁接。春去秋来,小树苗又长高长粗了一些。这时的小树苗虽然没有开花结果,但它已经长得像一棵树的样子了。又到了冬天,父亲又小心翼翼地给杏树穿了厚厚的“棉衣”,父亲说:“等杏树再长大一些,冬天就不用穿‘棉衣’了!”



老屋的窗棂

■刘文杰

每年回老家,都要住上两宿。起先在蓄满童年记忆、布满岁月灰尘的老屋旧宅里,后来老房子都翻盖成了明亮的楼房。奶奶、父母相继离世,兄弟们都扎根在了异乡,没有了以往喧嚣,缺少了土墙火炕的烟火气,住在崭新的“豪宅”里,却再也找不到老屋的亲切和踏实。

睡得晚,醒得早,若不是浓浓的陈酒,怕是整夜都要翻来覆去了。

亮堂堂的新房,没有了老屋的土腥味和物件陈旧的气息。

老屋木格子的窗棂上常年挂着除草的小锄头和锈迹斑斑的镰刀等各种农具。在风中飞舞如杨树叶的窗纸,从初春刮到寒冬,年根儿下扫完房子后撕下一格格破败的、灰头土脸的窗纸,再糊上亮堂堂、平展展的新窗纸。在季节的轮回里,我们常常在凝望窗棂间斗转星移的天空时入睡。光阴里的老屋储藏了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我们像一窝紫燕相互取暖,在嘈杂的打闹中成長。

家乡的天空黑得早,黑得黢黑,静寂的夜显得更长……早晨村子在麻雀的叫声中亮得格外早。窗外那棵我从小就熟悉的老榆树,光秃秃的虬枝老干,枝枝杈杈装点着清冷、苍白的天空,那是窗框里独有的风景。

小时候在老屋里居住时,窗框顶上的空隙里总有蝙蝠居住,神秘、恐怖的精灵们就在房梁与窗户间飞来飞去,像老鼠一样的嘴脸,尖尖的厉牙发出惊人毛骨的吱吱叫声。每每这时我就害怕地钻进被子里,蒙上头,一觉就会睡到大天亮。赶上夏、秋连雨天,躺在土炕上,看倾盆大雨或滴答滴答的连阴雨。



有蝎虎子在屋里窗外窜爬,伸着好奇的小脑袋,有时伸出蓝色的小舌头,喝着房檐檩条上滴落的雨水……

此时,东窗户的阳光透过格子洒了一炕斑驳的光亮,南窗户外面的雀儿早早地啄着窗纸叽叽喳喳地叫着。一个小脑袋啄破了窗格儿,好奇地向屋里张望,一不小心钻进来。在一束束光影里,翅膀扑打着光阴里的灰尘,在屋里乱飞乱撞。

我们兴奋地拿着簸箕、书包和擀面杖把门窗挡好,堵住雀儿回去的路。哥儿几个不约而同地拿起毛巾,扯起床单儿和笤帚,搅乱了一束束斑驳的光柱,赤脚在炕上炕下追赶着麻雀。雀儿直到疲惫得无处可逃,就钻进装粮食的麻袋垛里,乖乖地束手就擒。

每每想起儿时的事,心里甜得都化不开。老屋的窗棂上演了无数童稚的故事。

早上大约6点钟,在空旷的新房里,宽大玻璃窗像宽银幕一样清晰,在清晨如梦似幻的意识里上演的是童年

彩色的记忆,是逝去亲人年轻时的身影……懵懵懂懂中,忽然“宽银幕”上出现了大片大片的麦浪,眨眼间刚刚吐穗的麦子齐刷刷的,风一样地由绿变换成金黄。麦田里,大人们收获着喜悦。

“三夏”时节,公社干部来到各村,帮助农民抢收麦子,看着不到10岁的我,高大的公社干部低头侧脸问道:“累不累啊,歇会儿再割。”我头也不抬地说:“不累、不累!”其实累得早没了力气。公社干部笑笑,忙把镰刀从我手里夺下……

这时“宽银幕”像幻灯片一样一闪:一场好雨后,玉米苗已经成行连片化作几十亩的青翠,十天半个月工夫,齐腰高的玉米禾苗已经疯长成望不到边的青纱帐。毒毒的日头,衣服不知湿透了多少回,唾液粘在了口腔里,好像玉米穗子卡在了嗓子里,玉米叶的锯齿划在汗淋淋的额头、脸上、肩膀上,抬眼望望日头,一阵眩晕,梦一下子回到了现实。

生活手记

教婆婆学跳舞

■魏有花

公公过世后,婆婆就进城住到我们家。同在屋檐下才知道,婆媳之间为什么是天敌。以前回趟乡下,我们新鲜,公公婆婆高兴,相处还算愉快。

而今整天面对面,有点“锅碗瓢盆”的小事就“叮当”起来。过惯了乡下日子婆婆,看我哪都不顺眼,不是说我美容、练瑜伽臭美,就是嫌我跳舞伤害俗。我和婆婆斗气,老公跟着为难。这种现状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我决心改造我的“土婆婆”,让她也迷上广场舞。

首先,我买了几套当下流行的老年装,给婆婆改头换面。婆婆初穿特感别扭,但经不住我们两口子殷勤赞赏,便慢慢接受了。请了外援,将小区里几位活跃的大姨,天天请来陪婆婆聊天,让婆婆接受城里人的思想。

接下来就是拉着婆婆一块去跳广场舞了。婆婆起先不愿去,后来即使去了,也不跳,还说:“张牙舞爪的,我可丢不起那个脸。”我不管这些,照常拉着婆婆去。慢慢地,我发现婆婆的手脚也会不由自主地跟着音乐的

节奏活动,我暗自窃喜。

自从拉着婆婆一块看我们跳舞,婆婆再没说反感我跳舞的话。有一天,我打开电脑,跟着视频跳了一会儿舞,然后借口说有事出去,故意没关电脑,就离开了。过了一会儿,我悄悄回家,发现婆婆正在跟着电脑学习广场舞呢。婆婆发现我时,脸腾地红了。看我坏笑,婆婆自言自语说:“这跳舞还真不错。”我急忙接茬:“妈,晚上咱一块跳去?”婆婆痛快地答应了。

婆婆迷上了广场舞,早上、晚上都去跳舞。有时还批评我睡懒觉,生拉硬拽地让我陪她去跳舞。

婆婆也因此认识很多朋友,有空就找小区里的老人聊天,我们之间也越来越融洽。

一天晚上,我们学了一个新的广场舞,回家后意犹未尽,就在客厅里切磋起来,直到练出一身汗。这时,婆婆向坐在一旁看热闹的老公喊:“去,帮我们去打洗脚水,我们得泡泡脚。”老公一怔,看我得意的样子,先是做了一个受苦的表情,尔后欢欢喜喜打水去了。

花开诗旅

一抹春光入窗来

■正行

春雷如鼓
敲醒一帘幽梦
一睁眼,便看见一抹春光
像邻家小妹温润如玉,独蒙怜爱
推开窗门让阳光
如潮水般泻进来
镀亮满屋温馨的梦呓
窗明几净的小屋
是座
金色的港湾
潮汐过后,沙滩上有群鸟嬉戏
一抹春光入窗来
卸妆的翅膀又长出丰盛的羽毛

【吃好每顿饭】

闲散的下午,安安静静地给自己做一顿饭。碗盘叮咛间,对生活的美好期待都融在了饭香和烟火里。美味的食物是精神的营养剂。若一个人对吃饭仍有热情,就不会对生活绝望。吃好每一顿饭,过好每一天,不辜负整个人生。

——131××××2733

【睡到自然醒】

经过一周的忙碌,休息日,一觉睡到自然醒。阳光打在脸上,梦里各种美好。睡眠是治愈世间难事的良药,当你觉得压力太大,好好睡一觉便是对披荆斩棘的自己最好的奖赏。

——136××××1634

微写作

“微写作”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630730721。倾听您的心声,期待您的短信留言。

【先爱自己】

精心打扮,赴一场期待已久的约会,在窗边安静地等待,等待那个人的如期到来。人生是一场盛大的遇见,谁都盼望能在时间的荒野中,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迎来那个对的人。如果那个人还没来,也要好好爱自己。

——138××××7621